

英

烈

全

傳

英

烈

全

傳

繡像京本雲合奇踪玉茗英烈全傳卷八

稽山徐渭文長甫編

第五十九回 破姑蘇士誠命殞

吳王宮闕臨江起

不捲珠簾見江水

曉起晴來雙闕間

潮聲夜落千門裏

勾踐城中非舊春

姑蘇臺下起黃塵

祇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錄衛萬吳宮怨

那華雲龍用了一團心機掣取楊茂家屬將及二鼓纔到軍前
轅門上把守的稟說元帥正在帳中相等雲龍便進去備數了
事情一遍且說他家屬現在營外徐達卽令人送至後營因喚

楊茂說我恐天祐害你家小已令人掣取至營楊茂見了母子
妻兒不勝之喜便說殞首碎軀莫能圖報當晚歸本帳而去過
了數日徐達寫了一個柬帖喚取楊茂到帳說我欲你幹一件
事你可去麼楊茂說小人受了大恩赴火蹈湯甘心前往徐達
便取柬帖遞與分付出營五里可看了行事楊茂接過在手走
至前途開封一看大笑道要我去賺莫天祐這有何難便放腳
走入無錫城中叅見了莫天祐天祐見楊茂回來大喜說道主
公有何話說楊茂說主公分付徐達軍糧屯于桃花塢明晚是
八月十八城中當舉火爲號主公領兵衝陣傳令元帥可赴桃
花塢燒毀糧草卽往東攻殺圍兵內應外合不得誤事天祐說
這計較極好因畱兵五萬守城次早帶領精銳五萬出城逕到

挑花林中屯住將及二更遙見東門火起天祐便喚楊茂
引路將到塢邊只聽一個砲響四下伏兵齊起天祐大驚說吾
中徐達奸計了連叫楊茂不知去向因引兵衝西而走徐達陣
上俞通海撈死趕來身上被了四箭頭角上被有一箭血染征
袍白練盡赤猶是奮勇衝殺尸橫遍野殆至黎明纔知此身帶
着重傷疼痛難禁徐達領本部士卒星夜送還金陵不題那天
祐逞着驍勇衝陣回至無錫惟見城上遍插的是金陵徐元帥
旗號天濠之間撞見郭英俞通淵殺來大叫道莫天祐若早降
免得一死天祐縱馬來敵恰被俞通淵後心一鎗下馬而死徐
達入城撫輯了軍民纔去原來十八之夜徐達暫令四將各提
兵一萬前來攻殺一夜之間便取了無錫而回仍引衆將急攻

姑蘇前軍報來。軍師劉基來訪。徐達訴說蘇城久攻不下。全軍
軍師指教。次日早起。劉基徐達二人同在城下走來走去。然
形勢忽見一個頭陀與一個金色道人。飄飄的乘風從胥門城
脚而來。那頭陀一跑到身邊。叫道。劉軍師。徐元帥。一向好麼。
爲何二人在此來往。劉基一看。就是周顛。便問說。你一向在那
裡。顛子應道。我自在這邊。你自不見哩。呵呵的只是笑。徐達因
問這位師父是誰。顛子說。這是張金箱。就是與張三丰一班兒。
在鐵冠道人門下的。你還不認得麼。軍師與元帥心知也是異
人。便四個交着手。走向營裡來。杯酒之後。商議破城之法。張金
箱說。此城竟是龜形。船門是頭。齊門是尾。龜之性負水而出。乘
風則歡。今暮秋之時。正水木相乘之會。劉軍師當擇水木干支。

白日的口頭借風駁擊其尾則其口必出決當殲滅僞周矣元帥聽了大喜劉基卽把手掌上一二幅說道事不宜遲明日卽可動手急令各城大濠外四週築成高臺十座每臺長五十步濶二十步與城一般而齊上蓋敵樓以便遮蔽整備銃砲攻打未及三個時辰各營俱報高臺依法齊備那士誠看見外面如此光景與羣臣設計抵當張彪奏說不如潛夜棄城運作航海之行爲上士誠听了便收拾寶玩財物挈領家眷深夜開城突圍而走常遇春稔知士誠分兵截住那士誠軍馬拚死的衝殺良久勝負不分此時王弼統領左軍遇春撫了王弼肩背說軍中皆稱足下與朱亮祖爲雄今亮祖獨屯兵于西北不當機會足下何不徑取此城王弼听了直揮雙刀奮勇而前敵衆方

會。王。郭。遇。春。便。率。兵。乘。之。恰。好。亮。祖。也。馳。兵。夾。入。喊。殺。將。來。七
軍。中。皆。漸。出。死。沙。盆。潭。者。不。計。其。數。士。誠。坐。着。飛。龍。追。日。千
里。馬。也。組。資。入。水。中。遇。春。同。亮。祖。併。力。追。趕。一。鎗。刺。去。正。中
世。子。張。龍。下。馬。而。死。士。誠。大。哭。入。城。堅。閉。不。出。次。早。周。顛。與。張
金。箔。作。別。要。行。軍。師。與。徐。元。帥。再。三。留。住。他。們。回。報。說。後。會。有
期。不。必。苦。相。留。也。便。出。帳。自。去。劉。基。看。高。臺。已。築。因。令。衆。帥。率
軍。校。上。臺。攻。打。只。留。正。東。臺。聽。起。自。用。劉。基。按。定。吉。時。登。臺。披
髮。仗。劍。忽。見。雷。霆。霹。靂。交。加。大。雨。如。注。臺。上。衆。軍。一。齊。放。起。火
箭。神。鎗。火。銃。硬。弩。飛。將。過。去。盤。門。果。然。先。開。城。上。民。軍。爭。先。冒
雨。奔。走。只。聽。大。震。一。聲。把。姑。蘇。城。攻。倒。三。十。六。處。徐。達。便。傳。令
四。面。軍。士。俱。依。隊。伍。入。城。不。許。越。次。亂。殺。如。有。擒。得。張。士。誠。者。

予金千兩斬首來獻者予金五百兩斬渠妻子一人者予金百兩。那士誠看見城破便率了子女及妻劉氏并家屬同登齊雲樓說道免爲他人所辱。四下放起火來都皆燒死了。身走至在苑梧桐樹邊大叫數声天喪吾也天喪吾也。正要解下紫絲絛自經。經縊死也突然走過沐英白袍素鎧一箭射斷了絲絛把

士誠仆然墮地。着軍校上前提住。徐達收了圖籍并錢糧器械。卽與衆將起程。回到金陵。止留數將在蘇鎮守。誰想那士誠拘在車中只是閉着這雙眼睛。咬着這口牙齒。軍校們勸他喫粥喫飯只是不看只是不喫。將到金陵徐達先遣人報捷。太祖便命丞相李善長遠出款待。士誠也毫不爲禮。善長便說張公你平日據士稱王。智勇自大。今日何爲至此。且吾之盡禮于足下。

正以王命不欲自失其儀。足一還重已經人乎。頃刻已至龍江。諸將把士誠縛了。送到太祖面前。士誠也只低首閉目。朝上着地而坐。太祖叱之說。你何不跪我。士誠大聲道。天日照你不照我。我視何爲。太祖大怒。排駕出城。士誠自思。赧顏泣下。如雨。至夜分。以衣帶自縊而死。太祖勅命爲姑蘇公。具衣冠葬于蘇城之下。這些高官厚祿之臣。聞知蘇州城破。或投降的。或逃走的。且有替我兵私通賣國的。更沒有一個死難。後來唐伯虎有清江引詞說。

早羅幘兒錦札。稍頭戴方簷帽。穿領闊袖衫。坐個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

太祖次日早朝。卽將削平僞周諸將。一一陞賞有差。恰有徐達。

奏說臣等攻打蘇州曾檄俞通海提兵桃花塢蕩賊老營身中
流矢後因毒甚送還京師聞主公親幸第宅問他死後囑付何
事通海已不能語主公揮淚而出次日身沒車駕復臨慟哭慘
動三軍莫能仰視臣等身在遠方聞此眷注不勝感激又陣中
丁德興被刀折其左股而亡茅成被火箭透心而亡俱乞殿下
褒封以表忠節又前者正月朔日臣夜夢姑蘇城隍與滁州城
隍同至帳中恍惚言語謂主公三年之間混一大統士誠不及
一載決至淪亡但虎將不免隕喪臣因求其保護今皆得保領
而沒全望主公勅賜褒崇以表神爽又今蘇城天王堂東廡土
地神像儼聖像容三軍無不稱贊亦望主公裁處太祖便說隨吾
渡江精通水戰者無如廖永安俞通海丁德興茅成俱是虎

今功成而身死。深爲可惜。因命有司塑像于功臣廟中。致
永安向死于蘇州。可迎葬于鍾山之側。

第六十回

啞鐘鳴瘋僧顛狂

無着天親弟與兄

嵩丘蘭若一峰晴

食隨鳴磬巢塢下

行踏空林落葉聲

逝水定侵香案濕

雨花應共石牀平

深洞長松何所有

儼然天竺一先生

太祖王命着有司將廖永安等塑像于功臣祠。歲時祭祀。一邊
迎永安靈柩。葬于鍾山之側。又說滁州城隍與姑蘇城隍。軍中
顯靈。可同和州城隍。俱勅封承天監國司長靈護王。特賜褒崇。
其勅書可錦標玉軸。與各處有異。至于天王堂東廡土神。亦听

其像貌不可移易。徐達領命出朝自去。却說當初古時有個活佛出世。言言無不靈應。甚是稀罕。人都稱他做寶誌大和尚。後來白日月天把這副凡胎就葬在金陵前著詔建宮殿。那禮工二部官員奏請卜基。恰好在誌公長者塚邊。太祖着令遷去他所埋葬。以便建立。諸臣得令。次日百計鋤掘。堅不可動。太祖見工作難于下手。心中甚是不快。回到宮中。國母馬娘娘接着問說。聞誌公的塚甚是難遷。妾想此段因果亦是不小。殿下遷移。命史官占卜。安當。纔成萬年不拔之基。且誌公向來靈異。冥冥之中。豈不欲保全自己。凡設殿下如卜得吉。宜擇善地。與他建造寺院。設立田土。只當替他代換一般。做下文書燒化。庶幾佛骨保佑。不知殿下主裁何如。太祖應道。這說得極是。次早便與

劉基占卜得上好。就着諸工作不得亂掘。太祖自做下交易文書。燒化在誌公塚上。因命鍾陵山之東。創造一個寺院。御名靈谷寺。遍植松柏。中間蓋無梁殿一座。左右設鐘鼓樓。上懸的是景陽鐘。又唐時鑄就銅鐘一口。欲爲殿上所用。鐘成之日。任你敲擊。只是不响。那時便都叫道。啞鐘。且有童謠說。

若要撞得啞鐘鳴。

除非靈谷寺中僧。

殿造無梁後有塔。

誌公長老耳邊聽。

殿成之日。寺僧因鐘鼓雖設。然殿內還須有副小樣鐘鼓。逐日做些功課。也得便當。正在商議。忽然有個頭陀上殿。說那啞鐘不是好用。何必多般商議。這些僧人的與那諸多工作。拍手大笑道。你旣曉得啞的用。他怎麼那頭陀回報道。而今用在這殿。

中包你不啞了。衆人也隨他說。更不睬他。那頭陀氣將起來。大叫道。你們不信。貧僧也自由你。若我奏過朝廷。或依了我。懸掛起來。敲得旺旺的响。那時恐怕你們大衆得罪不小。白悔也遲。便把衲襖整了一整。向長安街一路的往朝裏來。這些人也有。的只說這頭陀想是瘋子。不來理他。也有的只說此鐘多年古。代實是不响。這頭陀枉自費心。也有的說。我們且勸他轉來。倘或觸動聖怒。也在此自討煩惱。便一直趕來勸他。那頭陀說。既是你們勸我。想你們從中也有肯依我的了。我又何苦與你們作對。因也轉身到寺裡來。那些人因他到了。都不做聲。開着眼看他。怎玄。那頭陀便向天打了一箇信心。就向這鐘邊走了三五轉。口裡念了幾句真言。喝声道。起。這鐘就地內平空立將起。

來這頭陀把鐘上泥將帚子拂拭淨了。看殿上鐘架恰好端正。的便把手指道。你自飛懸架上去。那鐘平地裡走入殿來。端端正正。掛在架子上。看的人堆千積萬。止不住喝采。頭陀便從袖中取出一條楊枝與一個淨瓶來。將瓶中畫了道符。那瓶內忽然的一瓶淨水。便念動幾句梵語。將淨水向鐘上周圍灑了三遍。取一脈紙來焚化在鐘邊。把手四下裡一摸。只听得鏗然有聲。他便取木植一株。輕七撞將過去。那鐘聲真個又洪又曉。又久又清。這千千萬萬人齊声道。古怪古怪。合寺僧人同那善男信女納頭拜道。有眼不識活佛。卽求師父在此住持。那頭陀道。我自幼出家。法名宗泐。去無蹤來無迹。神通變化。那個所在能求伏我這幻軀。近聞大明天子將與師父誌公的法身遷移到

此日十分尊禮。我因顯這箇小小兒。你們不須在此纏擾。止在這邊指示大眾。誰想在那邊監造。內使見他伎倆。飛馬走報。太祖太祖便同軍師劉基及丞相李善長一行人衆齊到寺來。宗泐蚤已知道。向前說。皇帝行駕到此。我宗泐有緣相遇。但今日也不必多言。如過年餘。還當再面在人叢中一撞。再不見了。太祖看殿已造完。便擇日遷起。誌公肉身。猶然脂香肉膩。神色宛然如生。別造金棺銀槨藏貯。卽發大願說。借他一日供養一日。槨上建立浮圖。浮圖卽寶塔也大十間。高七層。工費百萬。再賜庄田三百六十所。日用一之資。爲誌公供養。天色將暮。太祖便同劉基等從朝天宮轉微服步行。而同車駕不必隨送。忽見一個婦人。穿着麻衣。在路旁大笑。太祖看他來得怪異。便問。